



女人與著作家 絡緯

愛，被愛，這是人間平凡的喜劇。一個女人，她的願意嫁給一個著作家，正如願意嫁給其他任何世俗的人一樣。她的最初的被他吸引而趨於結合，並不存有任何恐懼，而事實上，對於對方，卻早已存着超出尋常的信任。不過生活於他自己的幻想的小天地中的著作家，把他的全副精神，貫注於自己的偏狹的園地分析，揀擇，綜合一切印入他考察所及的事物，從他心底反射出來，而活躍於紙上，這對於他自

然是最重要的問題。那麼，這樣的情形，究竟合不合於一個女人的口胃呢？對於女人，著作家的這樣奇特的習好，在開頭的時候，也許不是一個引起憎恨的對象，而反是引起興趣、同情、了解、驚奇的原動力。正如加萊爾（Thomas Carlyle）所謂『有些人說人類是被安樂所引誘，這是太寬他了。困難、犧牲、殉道、死亡纔是活動於人心的引誘。』男人是具有這副心腸，女人也是一樣。如果一個男人是在他的胸中藏有英雄的種子，這話是對的；而一個女人在她鍾情的時候，尤其是對的。理由很簡單。愛情本身是一個不斷犧牲的歷程，這就是造成英雄氣概的原動力；所以每個戀愛者在這樣狀況之下，必然是一個英雄或女英雄。只有時間能夠證明他或她對於他們自願的英雄行動會維持多久；一方面的不願維持，也許就是愛情的終結。這樣看來，可以知道男與女對於愛的

甘地英國女弟子被捕入獄

英印圓桌會議失敗後，甘地所領導的非武力反抗運動又開始。本年春季以來，國民大會的領袖份子被捕殆盡。印度革命中的女人物像奈都夫人、甘地夫人等，都繫身獄中。在八月十七日，著名的甘地英籍女弟子斯萊特女士（Miss Madeline Bland）又被捕，判處監禁一年。

斯萊特女士是英國一個海軍將官的女兒，曾在英國的交際界馳名多時。但後來研究哲學，發見了甘地的非武力反抗主義，竟一心皈依，願做甘地的弟子。甘地起初不肯收留這個曾經繁華安逸生活的英國女子，教她去經歷些艱苦生活再回來見他。於是斯萊特女士就回到歐洲，在瑞士農村過了一年最刻苦勤勞的生活。一年後回去見甘地，甘地乃收留了這個敵人方面衷誠來投服的女子。

斯萊特女士的行爲，被英國社會所大責難。她的父母不認她做女兒，把遺產另給了人。但斯萊特女士全不管這些。她不想着自己的父母，卻想着甘地的偉大；她不墨念故國燈紅酒綠的朋友，卻永不忘懷於踏在他人鐵蹄下的印度千萬人民。她把一切交給了印度的革命。

斯萊特女士侍奉甘地，像侍奉父親一樣。她稱呼甘地做父親。她自己換了印度的名字，按上印度的頭巾，住在石屋中

犧牲，其勇敢的心情是相同的。不過男與女愛的歸趨，有根本差異的；就是一個女人，常發現她的生活的重心，常在她自身以外的另一個男人身上；最初是在她所愛的男人身上，後來是在她的孩子身上。一個男子的重心，雖則事實上並不在自身，但他常從事於自己所欲從事的工作，那就是他做了完成他自己目的的工具。就這點看來，他與女人不同，就是從不退居於次者地位而繫其重心於另一個人。密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中有幾句關於亞當夏娃的話說得好：

男子是勇敢的化生，

女人是溫柔嬌媚造成，

男子專為神而生，而女子則專為服役男子心中之神。

這幾句話，卻有不可磨滅的真理；時間經過愈久，其蘊義似乎愈明顯。假使不信，回過頭去看，在旁的人類。

所以當一個女人投身於戀愛旗幟之下，這就是表明她願意把她整個的自我，貢獻給

紡紗。甘地到那裏領導非武力反抗運動，牠都跟了去。隨侍他的印度人更叛逆。在本年秋間緊急法令遍及印度時，斯萊特女士斷然違了禁令進入孟買城。這立刻使他被捕。但牠很滿意，因為牠和甘地同受着這命運。(倫)

英國職業婦女的最近統計

英國因為是工業先進國，婦女在社會職業上活動的很多。但因為保守主義的流行，婦女活動的範圍也不免受限制。據本年九月五日倫敦傳來的消息，在最近舉行的國際商業教育會議中，貝萊派克女士曾報告英國日前職業婦女的一個統計。那統計沒有把工業勞動者包括在內，關於幾種主要的社會職業統計的報告如下：女公司主任，三百人；女工程師，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女書記，七十人；女會計，六十人；女探石廠經理，二人。此外有幾個合格的女統計員，拍賣員，測量員和地產業者。

婦女在從事社會職業時，需要的資格較嚴。據英國靴鞋製造業聯合會幹事湯林遜女士說，婦女要在社會職業上立足，必須具備下列的資格：有想像力，富於常識，了解力強，體格健全，鎮靜，有機智和能忍耐。(倫)

北極探險中的唯一女子

月前蘇聯的北極探險隊乘破冰船「雪列列可夫號」從阿欽格爾出發往北冰洋時，全隊六十五人中，有一個女子。這女子名叫羅新諾娃（Irina Breshneva），年紀只有三十歲，但對於北極探險已有極充足的經驗。

這次探險是要從阿欽格爾（Archangel）出發到北

懼都消失，她也許立即可爲對方懷抱中的人，而對方的眼，也可從天上回轉來看到人間，在女人身上找到另一方面愛。到了這時候，眼中的人，即會是意中的女神。但也許經過時間的轉移，他會清醒轉來，覺得她不到理想的程度，而不是他所企望的妻子。那時，女人也許覺不幸而嫁了一個文人，她因不能了解而恐懼。但她的恐懼，也許是對於他信任太甚，因而失望太大。所以平心靜氣地想來，嫁給一個文人，不是像她信任達最高程度時那麼好，也不像她恐懼達最高程度時那麼壞。

且引幾件事來做例證，這些例證都是同樣的故事——是講到那些女人嫁給一個著作家，一方面覺得某種的誘惑，一方面又覺得某種的恐懼。

讀了白萊克 (William Blake) 的任何一本傳記，誰也不能忘記白萊克夫人 克塞林 (Catherine) 對於他丈夫的唯一怨恨，就是白萊克雖則從來沒有同他的夫人分離過，但很少關顧她，因爲他的精神總貫注於他的幻

想的樂園。她時常感覺經濟上的缺乏，而無以爲炊。在吃飯的時候，當白萊克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她，及她的空的伙食房時，她只能將一個空盤子塞在他的面前，把他從樂園中找回來。到了夜間，白萊克的腦中，又生了許多奇特的幻影，他要將這種幻影，一一筆之於紙上，而寫成神祕的畫。據他自己說，這非克塞林的幫助不可。日間他沉浸於幻想之中，既使她不能忍受，在夜間他又使她與睡眠絕緣。白萊克夫人的痛苦可知。然據當時白萊克的朋友說，克塞林的從床上爬起，坐於她的丈夫的身旁，是出於她的自願。白萊克嘗一連幾夜地不睡，而同時必需他的夫人陪伴，因爲這樣他才能安心快樂地工作。白萊克夫人出於自願，似乎是不可相信，但他們雖在這狀況之下，而生活却是很快樂的，那將怎樣解釋呢？也許愛情使得她不顧一切地容受吧。白萊克夫人是一個真實的愛人，結果她成爲一個女英雄。她的報酬，以商業的眼光來估計，是很小的，但若從因爲她的幫助，而使白萊克的藝術達於不朽這一點

極去尋一條到海參威的路。這路的探險是所有探險中的最困難的一條。領導探險隊的是著名探險家兼地質學家希密得氏 (Prof. Otto Schmidt)，全隊六十五人中，三十五人是在破冰船上服務的，三十八人是探險員。這樣困難的探險中有一個唯一的女性，顯出了一種特異的生氣。

從阿欽格爾經北極到海參威的探險，在探險史中是極佔重要的，因爲這就是要尋一條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東北方面的通道。在這條路上以前曾有過三次探險，歷時都達二年，冬季甚至完全被封鎖在風雪中。最近的一次是瑞典的阿孟督 (Roald Amundsen) 前往的，就在大戰後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當時很引起世人的注意。這次蘇聯的探險隊想趁着北極解凍時穿過最困難的一段。他們的路線是從阿欽格爾過白海，北冰洋，白令海峽，太平洋而到終點 海參威。

探險隊出發前，有十多個婦女自願偕同前往。但希密得教授祇選定羅新諾伐一個，因爲他的過去經驗顯示他決不遜於其他的男性科學探險員。

在一九二二年，就是羅新諾伐女士二十歲的時候，她已經到過阿欽格爾北方北冰洋中的諾伐泰勃拉島探險，和那裏的埃斯基摩人同住了一年。下一年，她又和九個俄人到諾伐泰勃拉島，那九人中有一個名叫柴喀拉夫斯基的，就和羅新諾伐在北洋的冰天雪地中結了婚。當花燭之夜，喜訊傳到俄國時，阿欽格爾的電台特別爲這對探險夫婦用無線電放送結婚音樂給他們，這開了無線電放送結婚音樂的記錄。但後來他們又離了婚。

羅新諾伐是一個中等身材，黑髮而活潑幹練的女子。她

看來，那便偉大了。克塞林的一生侍奉他的丈夫，並不是爲滿足她的愛情，而是爲滿足她丈夫自己的本能！沒有一個藝術家再比白萊克超乎尋常的將自利心表現得充分了。她又怎樣能忍受的呢？這大概因爲一般丈夫對於妻子都是孩子般的。加塞林看到她的成人的孩子，拿了鉛筆很快樂地從事畫圖，正和一個母親看到一個孩子玩一個玩具，而覺得滿足沒有差異。當然一個成人不能完全像個孩子，但成人的完全倚賴他的妻子，正無異一個未成立的孩子倚賴他的母親；而這種母親的愛，就是她最高的滿足。白萊克夫人之嫁給這一位偉大詩人與偉大藝術家，她以最大的犧牲來維持她的愛情，講到精神是勇敢的，講到婚姻是危險的。那危險的地位，就是造成她榮譽的原因。白萊克臨終的時候對她說「……你永遠是我的天使……」可見白萊克感激他夫人之深了。

再轉向白朗寧夫婦，他們的結合，似乎是很容易的。不過白朗寧夫人之能克服生理上

的缺陷，對於白朗寧十分信任，應許他的求婚而從她的父親家中逃出，卻是具有很大的勇氣。白朗寧夫婦逃到意大利後，一直住在一起沒有分開過。十五年後，白朗寧夫人死時，白朗寧受了很重大的精神上的打擊，在最初一星期內，他口中不斷地哭喊：『我需要她，我需要她。』後來由白拉格頓女士（Miss Tess Blagden）他們一個很忠實的朋友與佛羅棧斯的鄰居）勸告，白朗寧才帶了他的孩子白乃尼（Penini）由他的故居（Casa Girdi）離開，住居於白拉格頓女士的別墅（Bellosguardo）中。住了幾年，他最後才決定回到故國，與他不能忘的意大利辭別。

這一對可愛的詩人，在文藝的領域，皆有偉大的成就，他們的結合，更能激勵而揮發他們的天才。彼此認識對方的價值，與精神上的相互瞭解，使他們的婚姻永遠立於穩固的基礎上。白朗寧夫人的年齡長於白朗寧也許她對於這位青年丈夫，不但盡妻子的義務，而如慈母般地愛護。

（婦）二二

是一個磁氣學專家，又是一個最喜歡研究北極的科學家。在目前世界，他是唯一到過北極探險的女子。（倫）

巴拉圭婦女立誓救國

南美洲巴拉圭和玻立維亞二小國，爲爭奪大宜谷（Gran Chaco）的一塊森林地，在月前發生戰爭，糾紛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巴拉圭二國軍隊都很少，只幾十人，但作戰時卻全國同仇敵愾，個個人都願爲國家的主權拚死鬪爭。二國婦女的踴躍愛國，尤其值得稱道。

巴拉圭的婦女因爲見本國的軍隊人數比玻立維亞少，在戰事發生後立刻自動召集組織娘子軍，願與男子兵士一同拚死。玻立維亞的婦女也起來要求陸軍部教她們放鎗作戰的方法。戰爭的結果，是巴拉圭先受挫，宜谷礮台被佔了幾座，到現在玻立維亞還不肯歸還。巴拉圭的婦女已經立下了誓，說：『在查谷森林沒有奪回以前，大家永不搽粉，塗胭脂和用香水！』

從前伽太基國的婦女在著名的波納克戰爭時，割下了自己的髮辮來作弓弦，戰勝敵人。這已傳爲歷史上婦女愛國的美談。現在巴拉圭婦女的立誓救國，可以不讓古代婦女專美於前了。（倫）

婦女與牙醫職業

牙醫是一種極合於婦女的職業。據美國最近傳來的消息，在紐約的女牙醫，沒有男子能和她們競爭營業，初出學校的女牙醫，每年能賺一千二百金元，好的能賺到二千四百金元，比做中學教員的已經好得多了。

同樣，在愛迪（H. S. Edg）著的（Savage

Messiah）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年長的婦人白拉式斯卡（Sophie Brzeska）以母親般的愛去愛年青的藝術家高狄兒（Henri Gaudin）。

白拉式斯卡專心愛護這位年青天才的雕刻家，這藝術家的爲他的藝術而努力，也確使白拉式斯卡痛苦。在高狄兒眼中，只有兩件事值得他注意：生活的繁複，乃是人間的藝術材料，這材料對於幻想的富於可塑性，正如泥土之對於藝術家手指之富於可塑性一樣；而藝術的使命，就是在光榮生活的意義，其光榮生活的方法，是在把那生活的衆相，使之美化，而使訴於耳的聽，目的視，手的觸。高狄兒投身於他的繆司足下，他很少顧到在他左右的白拉式斯卡。白拉式斯卡在這意義下，也就成了爲愛而犧牲者。假是藝術家詩人是個成人的孩子，那婦女選擇了成人的孩子爲其愛的對象，那末她的愛也就得變換其形式。男子有兩種愛可以繫其心神，一種是母親的愛，一種是妻子的愛，而前者是更能經久些；也只有那種愛，是

能經過好多痛苦而不變更。白拉式斯卡的能對於那位青年雕刻家的愛護備至，歷久不變，恐怕是前者的成分居多而後者的成分居少的原故。我們只要一讀愛迪的書，就可以明白這種意義。

由康拉德（Joseph Conrad）夫人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康拉德一書，中我們也可以知道康拉德夫人之待她的丈夫，也是那種母親的本能是維繫他們愛情的要件。康拉德這位海上的浪人，當他把異國的情調，攝入他的眼中，遂孕育而成那繁複曲折的小說。他寫小說的時候，極需要他的夫人的照料。因此拉爾（Lar）這火爐邊的小神，遂將那弄舟海上的遊子，他本是飄浮無定到處爲家的，也安定下來，在他的小範圍中，度着那另有一番風味的生活。

所以一個作家，這樣看來，是他的繆司的情人，他的妻子的孩子，他的女人的愛人。有真實的愛的女人，對於她的丈夫，不但要有愛情給與的力量，並且要有愛情抑制的力量。當那

美國女子在中學畢業後，進牙醫學校學習十個月，便可畢業做牙醫，這不能不說是簡便的事。但據紐約新聞的康萊

葛根牙醫院主任麥考蘭牙醫博士說，婦女要學牙醫，必須具備幾種重要的資格。第一，學習時的年齡最好在十八歲；因爲牙醫重在手術，年紀太大了，骨骼太硬，手術不能學得靈巧。第二，學牙醫的婦女必須有一個強硬的背脊，因爲做牙醫的常須終日立著，施行手術，肩背不強健，就不能支撐下來。牙醫的身體也不能太胖，胖女人在一百三十五磅以上的，便不能學牙醫。第三，做牙醫的婦女必須性情和藹，能忍耐，而且細心，這一項資格是多數婦女具備的。

牙齒的疾病以愛吃糖菓的兒童和婦女最多發生；治療的人自然以婦女爲最宜。據一般的預料，牙醫這種職業將來或許會被婦女所獨佔。（倫）

波蘭女革命者去國

波蘭女革命者柯斯摩斯卡（Irene Kosmowska），是波蘭左翼農民黨的一個重要人物，在大戰後的波蘭政治舞台上，很顯過一番身手。但因為畢蘇斯基將軍的恐怖統治，使她難以在國內立足，上月初她宣布將離開他去。

在不久前，柯斯摩斯卡女士曾經因爲侮辱了畢蘇斯基，被拘禁起來，判處六個月的徒刑。但後來她又獲特赦放出了牢獄。她不因爲特赦的「恩典」而減少她的反抗性。出獄後，她照舊聲言無忌，攻擊畢蘇斯基的恐怖統治；於是她所處的教師職位，又被剝奪去。她在波蘭被迫到無生活的路。

許多波蘭的革命者現在都流亡在國外。柯斯摩斯卡覺得國內不能久居，而且國內的革命暫時也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也決定到國外走一趟。據說她將到南美洲的巴西去住。

88312

繆司走進他的身上，他的每個神經纖維都被繆司的纖指敲着，他這時變了他的繆司的奴隸。但當他從他的繆司那方面回轉來，他的凡人的興趣並沒有與人兩樣，他又是一個真實

的愛人，忠誠的丈夫，他需要他的妻子的愛護，正如其他的丈夫一樣。所以一個女人嫁給一個作家，並不是像她信任達最高程度那麼好，也不像她恐懼達最高程度那麼壞。

美國當代女詩人米萊

華君

美國目前有不少女小說家，但很少女詩人。

大概「詩人」這種東西是和現代的實現生活太隔絕了，所以一向被認為近於詩的女性也少去嘗試了吧！在美國流行的書籍中，不大見有風行一時的詩集。但在一九三一年的每月最銷書目上，卻出現一冊詩集，而且是一個女詩人所寫的。那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趣味的

「詩集」了。在美國當代稀若晨星的女詩人中，米萊女士可說是獨自放着光芒的一個。她的生活和作詩經過，很可以給我們讀讀。

米萊的出生地是在曼苗州的凱姆登城。

母親是做看護的，並不富有。家中沒有男孩，只有米萊她們三個姊妹，而米萊是最大的女兒。母親因為想有個兒子，所以把米萊當作男孩一樣撫養着。家中經濟不寬裕，比較二個妹妹

大一些的米萊祇好像個男兒一樣照顧些家中的事情。這樣，米萊竟養成了男性的自信和進取的氣概。她在家中不大聽人叫女腔的小

事。那詩集的題名叫「Fatal Interview」，作者是米萊女士（Edna St. Vincent Millay）。

留心美國近代詩壇情形的人，會記起米萊女士是在十多年前出版一冊名叫荆棘中的數枝無花果的小詩集而成名的，現在這冊「Fa-

幾時。（愈）

印度焚死婦孺的惡風

印度因為宗教的迷信，對婦女極輕視。虐待婦女的行為，像幽禁，鞭撻，都是社會上常見的事。但以焚死婦孺的風俗，算最殘忍。這種風俗曾經英政府禁止，在城市中較開化的印度人，都已革除這種殘忍行為；但在偏僻的鄉間，還留着這種惡風。

最近的阿格拉地方附近的達治瑪哈廟中，又發生了一個婆羅門教新死丈夫的婦孺，舉着柴堆等待燒死殉夫的事情。因為中了迷信風俗的毒，那婦孺竟願自己活活的被燒死，不能不說是可憐的奇事。但更奇的是那婦孺的親屬竟都整齊到場，預備着這慘酷的禮節。幸虧當柴着了火，還沒有燒到那婦孺身上時，被警察得知，趕去救下來。據說，這個達治瑪哈廟，就因為過去燒死過無數的婦孺，在印度很著名。（倫）

捷克婦女要求有墮胎之權利

最近捷克婦女向國會提案，要求有墮胎的權利。這提案如經國會通過，則墮胎一事，在捷克國內便可認為合法。據說在上面的要求提出時，附帶着這樣的條件，就是墮胎手術必須在國立醫院施行，而且必須合於下面的一種或數種情形，才可以得到允許：

胎的內小孩被判定有神經或身體方面的病態；
小孩生下時會危及於母親的生命或健康；
小孩生下會破壞父母或其依賴者的經濟安定，或者父母的經濟狀況不能使生下的小孩受適當的撫育。